

阿拉善往事

阿拉善盟文史资料选辑甲编
阿拉善盟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宁夏人民出版社

阿拉善往事

阿拉善盟文史资料选辑甲编
阿拉善盟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主编 朝格图

申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拉善往事: 阿拉善盟文史资料选辑. 甲编/朝格图
主编.—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227-03539-8

I. 阿… II. 朝… III. 文史资料—阿拉善盟 IV. K29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8631 号

阿拉善往事·阿拉善盟文史资料选辑甲编

主编 朝格图

责任编辑 马若飞 曹巴特

图片提供 朝格图

封面设计 杨清林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高伟

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cb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银川金利丰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1 毫米 1/16

印张 40.25

插页 8 页

字数 556 千

版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3539-8/K·411

定价 388.00 元(上中下)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政协阿拉善盟第六届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组成名单

分管主席 陶克图 赞德来

主 任 朝格图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 英 乌力吉(女) 付·塔拉腾 东 嘎 刘鸿健

达夫巴雅尔 张照辉 张浩亮 孟和吉日格勒

敖云格日勒(女) 哈斯巴根 萨茹拉(女) 舒仁图雅(女)

主编\策划统筹\图片供稿 朝格图

特邀编辑 曹巴特 阿茹娜



阿拉善旗第八位札萨克亲王多罗特色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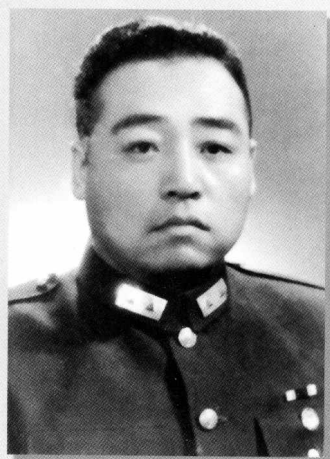
民国初期大总统府都翎卫使、西蒙古宣抚使、国会参议院议员、蒙藏院总裁、阿拉善旗第九位亲王塔旺布里甲拉



清末军咨大臣载涛贝勒
(金允诚之父)



太福晋—达理札雅之母姜景德



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
中将司令达理札雅



广宗寺喇嘛坦活佛——桑吉甲木素



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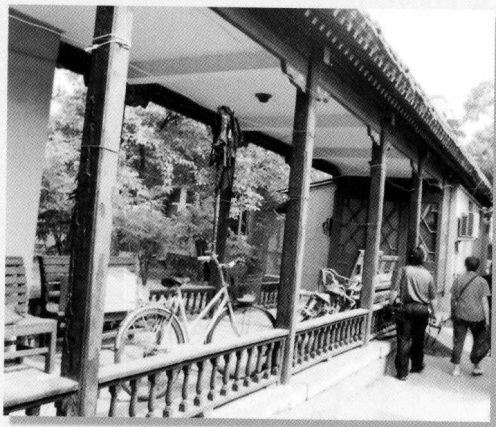
左起松王、德王、札奇斯钦



三爷——达穆林旺楚克（右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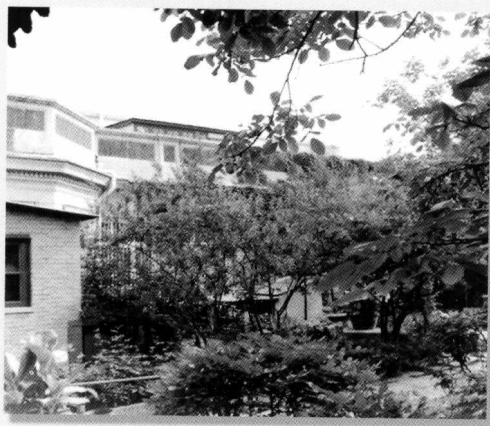
老格格塔祉华（右一）
其侄女达昭（左一）



北京阿拉善王府游廊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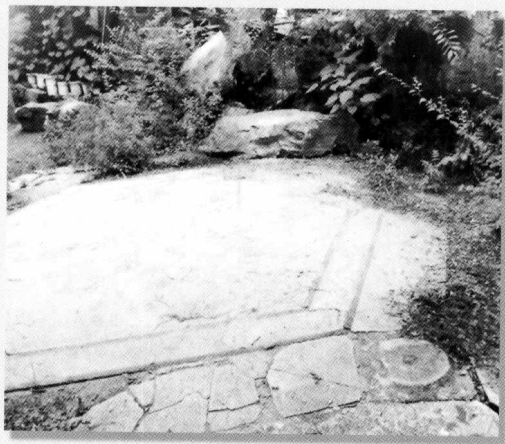
北京阿拉善王府过厅一角



北京的阿拉善王府西式小楼一角



北京的阿拉善王府贵重木材制成的西式门遗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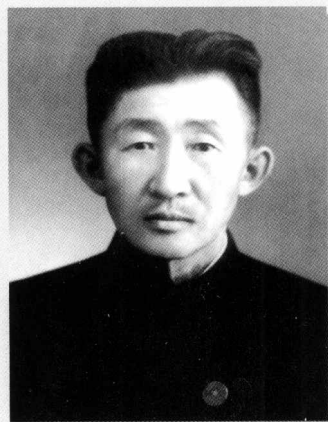
北京的阿拉善王府假山顶六角亭遗迹



北京的阿拉善王府内的水井遗迹



1950年阿拉善旗自治区主席达理札雅在定远营各界庆祝春节大会上讲话



建国后的塔旺嘉布先生



中共阿拉善旗工委书记曹动之



1954年4月18日阿拉善旗人民政府首任旗长副旗长及全体委员合影。前排左起罗秀芬、段巴特尔、苏德宝札木苏、胡乌力吉巴雅尔、罗桂芳，后排右起范额尔德木巴图、黄孟和乌力吉（右五）其他不详



前排左起巴图巴根、李健、杨力生、云祥生、后排苏德宝札木苏（左一）高荫华（右一）



中共阿拉善旗工委副书记云祥生

目
录

我所搞“西蒙自治”运动经过	德穆楚克栋鲁普(1)
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经过	德穆楚克栋鲁普(30)
德王在阿拉善的“蒙古自治”运动	札奇斯钦(51)
德王搞蒙古地方自治运动的片断回忆	徐厚田(98)
新一旅西窜及在阿拉善投诚经过	苏庆阿 著 额尔敦仓 朝格图 译(107)
内蒙古自治政府始末记述	郭恩布札布(115)
德王在阿拉善旗组织“蒙古自治政府”的历史背景	戚 涛(130)
“西蒙自治运动”始末纪要	何兆麟(147)
对《西蒙自治运动始末纪要》一文的质疑	戚 涛(163)
“西蒙自治”一词的由来	戚 涛(175)
抗击德李残部亲历记	
段塔腾岱 口述 段图布新巴雅尔 整理 额尔敦仓 朝格图 翻译(187)	
德王在阿拉善旗的“蒙古自治”运动前后经过	卢明辉(198)
略谈“西蒙自治”运动	杨永忠(260)
定远营保卫战	史继法(275)
回忆我的父亲达理札雅	达茜芬(281)
我们所知道的达理札雅先生	辛文秀 布音孟柯 玛希巴图(293)
追忆塔旺嘉布先生	
藏登米德格 著 额尔敦仓 朝格图 译校(309)	
曹动之烈士生平简介	孙国标(319)
胜利后的枪声	朱子春(322)

- 追剿匪首郭栓子 刘长治(326)
 阿拉善旗和平解放后的剿匪斗争 陈宜贵(333)
 清剿郭栓子 叶光杰(364)
 牧民的枪支被盗案件 卜和回忆 白晓翻译(367)
 106号案件的始末 卜和回忆 白晓翻译(383)
 阿拉善旗人民在解放初期的对敌斗争 杨永忠(388)
 初进阿拉善旗 卜和回忆 白晓翻译(410)
 组建阿拉善旗第一、第二苏木经过
 卜和回忆 白晓翻译(426)
 组建第四苏木又一次开辟工作 卜和回忆 白晓翻译(456)
 中共阿拉善旗工委分署办公经过
 卜和回忆 白晓翻译(465)
 组建阿拉善右旗纪事 卜和回忆 白晓翻译(471)
 参加中、蒙划界工作 卜和回忆 白晓翻译(476)
 为了支持国防建设之需
 从古日乃撤牧民过程 卜和回忆 白晓翻译(481)
 旗长亲自在抗灾保畜第一线上 卜和回忆 白晓翻译(500)
 关于“三不两利”政策和“稳宽长”方针
 在阿拉善旗地区实施经过 G·朝格图(513)
 “三不两利”政策在阿拉善旗的具体体现
 卜和回忆 白晓翻译(527)
 巴彦淖尔盟和河套行政区合并经过 杨力生(531)
 简述庚子教案中庚子赔款在阿拉善旗的情况 居正(547)
 “庚子”前后的端王载漪 罗墨林(562)
 端王发配新疆及暂住阿拉善旗和落户宁夏之经过 赵贵春(567)
 北京阿拉善王府老格格的自述
 塔社华 达昭 张正整理(572)

北京阿拉善王府	达 昭 张 正(585)
阿拉善旗煤矿资源观览	何承梯(597)
回忆阿拉善右旗长山煤矿的变迁	何世僚(607)
阿拉善旗王爷的“进贡”与“进宫”	白·那音太(619)
阿拉善旗王爷的“四马轿”与“驼轿”	白·那音太(629)
阿拉善双峰骆驼与驼具	白·那音太(632)

我所搞“西蒙自治”运动经过

德穆楚克栋鲁普

一、“西蒙自治”的名堂是怎样搞起来的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局势非常紧张的时候，蒋介石派来飞机把我接到南京。我到南京不久，国民党军又在淮海战役中溃败，解放大军很快地迫临浦口。国民党政府各机关呈现一片混乱状态，纷纷疏散迁移，此时我鉴于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自顾不暇，而解放大军尚未到达西部盟旗，我正好趁此机会，搞“西蒙自治”，成立“蒙古自治政府”，与在王爷庙（乌兰浩特）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相对立。如果站不住脚，也想打着“蒙古自治政府”这个招牌，经由青海、西藏去印度、流亡海外，周游各国，依靠美国的支持，进行宣传蒙古问题，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再行卷土重来，重上政治舞台，实现继续统治蒙古人民的迷梦。

我决定要搞“蒙古自治”，就偕同达穆林旺楚克、吉利占太、何兆麟、赵汇川及我的副官图们德勒格尔等，由南京乘飞机到达阿拉善旗。在南京临行时我去见李宗仁代总统辞行，并向他要了一个密电本，以资联络。路经武汉停留时，我即用电话与白崇禧联络，白即派汽车把我等接去，并设宴招待，在宴席间谈到和战问题。白崇禧说：“即使我们尚有一小块地方，共产党也不允许我们存在，因此，必须备战言和”。我向白也要了一个密电本。

乘飞机到达西安，我和胡宗南晤谈时，问他：“你看现在局势怎样？”他答复说：“今后只有努力奋斗，你到宁夏如能展开工作，我可以把白海风过



去带过的骑兵旅拨给你,或者在你未到达之前就派去,作你开展工作的前驱。”我当即表示感谢,但他这样说说就算了,再也不提此事,我也不好再作进一步的要求,所以始终没有派去。

我在西安住了几天,又飞到兰州。这时阿拉善旗札萨克达理札雅(达王)已比我先来兰州,他表示欢迎我到阿拉善旗去,并说:“我接你来了。”接着我便去见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他即举行宴会招待我等一行人员。在宴席未开始前,我与张治中单独谈话,把孙中山的“扶助弱小民族使之自决自治”的遗训提出来作根据,请他帮助蒙古进行自治。他说:“我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帮助蒙古是光荣的事。”后我听说他向达理札雅打听我是否还有号召力,并谈到“我国政府曾帮助朝鲜金九进行亲近中国的朝鲜独立建国工作,结果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等于把帮助他的巨资白花。如果帮助德王,是否也要蹈此覆辙。”

不久张治中就忙着去当和平谈判代表,从兰州走了。这时,前来参加西北军政长官会议的各地军政首脑马鸿逵、马鸿宾、包尔汉、陶峙岳等均在兰州,我就分别访问,进行拉拢。我访问马鸿宾时,试探地同他说:“吴鹤龄对我说过,‘他在日本东京留学期间,与曾在承德当过特务机关长的松室孝良(已退役在东京居住)有过来往。松室孝良说他曾给你们来过信,表示愿帮助西北回族建立回回国。嗣接到你们复信说‘日本说要帮助蒙古建国,现在尚未实现,还能帮助回族建国吗?’有此事吗, ”马鸿宾说:“那封信是马鸿逵写的。”我在访问马鸿逵时,请他帮助我搞“西蒙自治”。他说:“咱们蒙回合作吧。”表面上和我打着官腔。另外,我听到他向达理札雅说:“你来兰州干什么来了?德王要到阿拉善旗去干什么?”大概责怪达王没有把我来兰州要去阿拉善旗之事先告诉他,所以达王就偕同何兆麟比我先回旗了。

我在兰州又活动了一个时期,对于搞“西蒙自治”虽未得到各方面的有力支持,但也未发生大的阻挠,我赴银川途中,曾与马鸿逵相遇,他说也回银川。我到银川后,马鸿逵对我款待甚殷。这时绥境蒙政会秘书长巴文峻也在银川,我和他谈到搞“蒙古自治”,组织“蒙古自治政府”之事,他表示赞

成,并提出应当成立“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我就给伊盟副盟长阿拉坦瓦奇尔(阿王)及各旗写信,请他设法转交并通知各旗前来参加筹备自治。适这时伊盟盟长图王(图布信吉尔嘎郎)在银川病故,我特亲往吊唁,便于与伊盟在银川的人士接触。

我于1949年4月间到达阿拉善旗定远营,达王把我安排在庙上居住,殷勤款待。这时白海风、巴文峻、林沁僧格(林王)等也先后到来。我和达王说:“我想进行蒙古自治,你如同意,现在各盟旗人士到的很多,就召集会议研究成立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达理札雅表示同意,就召集前来定远营的各旗蒙古人士开会共同讨论,并有马鸿逵派的国民党宁夏省党部书记长某某参加,结果决定成立“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我为拉拢阿王亲来参加,以壮声势,并腾出身子来前往广州请愿,特推定阿王为主任委员,我和达王为副主任委员,林王、达穆林旺楚克、巴文峻、白海风、何兆麟、赵汇川,再加上新从广州来的德古来、吴熙宪等为委员,何兆麟、札奇斯钦为正、副秘书长,主持进行筹备工作,起草“蒙古自治政府”组织法和宣言等文件。因为达王是东道主,有举足轻重的关系,我特对他说:“百灵庙的自治,是在云王(云端旺楚克)大力支持下搞成的;这次自治是在阿旗定远营发动,全赖你大力支持。”

“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虽然成立,阿王仍是迟迟不来,我特派吉致祥前去请他从速前来,主持筹备工作,号召伊盟各旗踊跃参加,不料吉致祥未及到达,阿王就得急病死了。于是我就当了主任委员。

二、赴广州请愿

“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成立后,一面电请国民党中央政府许可自治,一面组织代表团赴广州请愿。由我任首席代表,乌盟盟长林王、阿拉善旗的金巴图道尔吉和我的秘书赵汇川等为代表,于1949年5月间赴广州,飞经西安时,特去见胡宗南请他帮忙。他说:“你去广州请求许可蒙古自治很好,我也给中央打电报,说明实行蒙古自治有助于‘戡乱’军事的进行,恳请中央许可自治。”我又请他拨给枪支,他答称:“可以,请与罗列参谋长具体商



洽。”接着我就和赵汇川与罗接洽,他表示现在武器均用于“戡乱”军事,不能多拨,仅能拨给二三百支。我嫌少没领。

我等一行经由重庆转赴广州,先到蒙藏委员会见到了委员长白云梯。这时在广州的蒙古人士吴云鹏、席振铎、薛兴儒、吴鹤龄等先后来访,我请他们帮助,大多表示赞同。唯有吴鹤龄向来唱低调的人,主张要求蒙旗地方自治;我是向来唱高调的人,主张要求高度的民族自治,争论好久,相持不下,结果不欢而散。又有一天陈立夫、洪兰友、吴鹤龄来看我,陈等问我说:“你们要求什么样的自治呢?”我答复说:“我们要孙中山所说的‘扶助弱小民族使之自决自治’的那样的自治。”他们再未多谈就走了。

继而我去见代总统李宗仁谈述来意,他未作肯定的答复,叫我和行政院长何应钦,内政部长李汉魂接洽。我即去见何,他托故未见,嗣经薛兴儒探询何应钦对蒙古自治的意见,旋即转告我说:“何应钦表示,德王过去在百灵庙搞自治,结果投靠日本组织蒙疆政权,现在他又来要求自治,靠得住吗?”我认为何应钦对我既不放心,再未要求见他。后又去见李汉魂,陈述了自治的很多理由,他答称需要提到行政院会议上研究解决。接着国防部长秦德纯前来看我,谈到蒙古自治问题,他对我说:“从前马鸣洲代表东蒙自治政府前来请求中央许可东蒙自治,政府没有很好的对待,以致东盟投了共产党。日本投降后,山东省有杂牌军40多万人,占据几十个县的地盘,表示愿归向中央,政府也没有及时争取,也投了共产党。这次你来仍是有人这样对待你,我很不以为然。”他在谈话时,不住地跺脚,表示极为惋惜的样子。

这时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白云梯也向我透露消息说:“胡宗南来过电报,向中央建议,应当许可蒙古自治,俾资调动蒙旗地方力量,协助‘戡乱’军事的进行。”白参加行政院会议时,曾经讨论过蒙古自治问题。李汉魂说:“德王曾向我表示,我们前来向中央请求许可自治是好事,希望中央准予照办。根据蒙古民众的迫切要求和蒙旗现在的情形,如果中央不许可,也要自己干。”白又说:“秦德纯基于加强‘反共’的立场,调动蒙旗地方力量,协助‘戡

乱’，也主张适当地对待蒙古自治问题，不要使你不满意而归。”

这时行政院正在酝酿改组，蒙籍立法委员薛兴儒和我谈到行政院改组经过说：“本来这次内阁改组关于行政院长人选提出居正和阎锡山来，我秉承二陈（指陈果失、陈立夫）的意见，联络蒙籍立法委员，反对张居正组阁，赞成阎锡山组阁。因为基于反共立场，认为张居正年老力衰，又无实力，不能担当‘戡乱’的大任。阎锡山是在太原被围中逃到广州，是反共最坚决的人，所以同意他组阁。”我说：“可是阎锡山是向来反对蒙古自治最有力的人，他出任行政院长，对于蒙古自治不利。如果张居正出任行政院长，蒙古自治或者比阎锡山强一点。”薛兴儒也同意我的看法，但是木已成舟，无法挽回了。

迨至阎锡山组阁后，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换了关吉玉。我向关吉玉谈述蒙古自治问题，他不敢做明确答复，叫我直接到行政院接洽。我即去见阎锡山，阎当偕同行政院秘书长贾景德接见我。我们在会谈之间，争执很大，争执的焦点是：（1）我根据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承认国内各民族自决权”的规定，说明蒙古自治是符合党纲的，中央应当许可。阎、贾则强调蒙古自治是背离中央的运动，表示绝不许可。（2）我强调蒙古民众迫切要求自治，实行自治可以团结蒙古民众。调动蒙旗地方力量，协助“戡乱”进行，分担中央北顾之忧，对于国家和蒙古都有好处。阎、贾强调在这个时候要求自治，是给中央增加困难，对于国家和蒙古都没有好处。（3）我最不满意的是：在民国17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阎锡山与蒋介石合作，主持撤销热、察、绥、宁、康、青等特别区，设置热、察、绥、宁、康、青等边省，对国内弱小民族实行分割统治，侵蚀盟旗政治权利，把持蒙地财政税收，破坏蒙人团结。因而我提出取消边省。阎、贾则强调取消边省，就是破坏国家的统一绝对不能允许。（4）我要求马上许可高度的民族自治。并强调在当时情况下，中央如不许可，蒙古自己也要进行自治。阎、贾则强调未经中央许可，如果擅自进行自治，就是不服从中央命令。并推托说等到“戡乱”军事胜利之后，才能谈到地方自治问题。在争执中阎是越说越气，后来简直是申斥口吻，恫吓语



调,看样子恨不得实行军事讨伐。我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说我顶,也不相让,旋而我转念到他毕竟还是行政院长,大权在握,不能过于顶撞,使他难堪。并认为他到了这个时候,还是沿袭清朝对待异民族的“宁赠友帮,不给家奴”政策来对待蒙古,就不再和他争执,另作别的打算对付他,即怫然退出。当他请我宴会时,我故意多喝了几杯酒,带有醉意地问他说:“我来请求许可蒙古自治,是根据孙中山‘扶助弱小民族使之自决自治’的遗训,并且实行自治当中,可以把蒙古民族团结起来,勉尽‘戡乱’的责任,分担中央北顾之忧,是应当得到政府许可的,还请阎院长再加考虑。”阎锡山说:“孙中山所说的是主义,我所说的是政策,不能把主义和政策混为一谈。”经过这样争执后,我对阎锡山至为不满。这时候吴鹤龄也来广州,为我出谋划策,他主张向蒋介石(此时蒋在台湾)请求,我就与蒋的亲信桂永清(时任海军总司令)接洽,表示要去台湾见蒋,请他代为联络。他答称即回台湾向蒋请示,不久,他由台湾给我复电说:“蒋嘱我不必去台湾。”

我在广州期间,除请求许可自治和拨给枪械外,并召集我的旧部及邀请在广州的蒙古人士前来帮助进行自治活动,计有札奇斯钦、德古来、吴熙宪等表示愿意先行,我即嘱他们到阿拉善旗定远营后,鼓动达理札雅等大力支持自治,并着手进行一切筹备工作。这时李守信也从台湾到了广州,他也表示愿意跟我一同去搞“西蒙自治”。嗣又听说陶布新在蒙藏委员会任职,在南京局势紧张时被疏散到广西桂林,我给他寄去旅费,约他到广州来做我的随从秘书。他由桂林到达广州后,向我建议说:“现在进行蒙古自治,从全国的大环境上说,共产党已占领中国大部,正在胜利进军,国民党退处西南一隅,已入垂危之途。我们向国民党政府要求自治,听说还不许可,就是许可了,也等于空头支票,无济于事。从西北小环境上说,二马(指马步芳、马鸿逵)盘踞,统治甚严,是否允许我们进行自治也是问题。依我之见,莫如赶快回去,改走共产党的道路,派代表前往北京接洽为宜。”我对他说:“现在二马方面业已说通,表示不干涉我们进行自治。对国民党中央方面,我是尽量要求,无论许可不许可,我仍是要搞自治。只要把自治搞起来,有